

冰凌經典幽默小說回顧：《海峽之旅》

祝賀冰凌先生從事幽默小說創作 50 周年（1972 年——2022 年）經典回顧系列



海峽之旅 冰凌

作于 1996 年

小說曾載于：美國《僑報》

三十八歲是明發之年，可我財沒發，倒是大洋彼岸一紙邀請，飛來美國講學。辦好護照簽完證，便去訂機票了，選了一條最方便的航線，福州—香港—台北—紐約，一條反“了”形航線。心想，雖拐了一大角，但兩岸三地都游到，也不失一補。騎車去旅行社領了機票，出來卻不見了那輛“鳳凰”牌新車。這位偷兒能算，知道我要走人。

一九九四年歲末，一個藍天當空、綿雲浮游的冬陽天上午。我告別親人，登上“東航”班機。飛機緩緩開進跑道，一陣呼嘯，射向南天。

我人高馬大，擠在航空椅里，背不能全靠，腿又難以伸直，全身無法舒展，只能挺坐。短途咬咬牙就過去了，長途則要十幾個小時，這就得煎熬，得有功夫。想到今晚從台北飛紐約，要挺坐十幾個小時，心里便發怵。

福州到香港只有一個小時的航程，算是短途。我掏出一本雜誌和一包瓜子，看看雜誌磕磕瓜子，消磨時間。一會兒，又見美麗的空姐推來餐車，給每人送上一客西式點心。吃完點心喝完咖啡，我望着左舷窗外簇簇綿雲和綿雲下的蜿蜒海岸線，那是台灣海峽，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海峽。能見度極好，可以清楚望見嵌在海中的島嶼和點點船帆，甚至還可以望見細條條的銀浪時隱時現。我又向海峽對岸的遠方望去，海天一色，大海與藍天匯成的天衣無縫的蒼茫。那蒼茫之後的寶島台灣呢？

“兄弟，你瞅啥呢？瞅得這麼來勁。”右鄰是位北方大漢，饒有興趣地問我。

我回頭笑笑說：“看台灣呢。”

他向舷窗外看了幾下：“瞅得着嗎？”

“瞅不着。”我如實相告：“不過，我下午就要到那里去。”

“哟，到台灣？探親吧？還是……”北方大漢略略吃驚後，更有興趣地問。

我說：“經過，我去美國講學，從福州飛香港，再從香港飛台北，然後，從台北直飛紐約。”

“哎，這不繞了一大圈子嗎？”北方大漢從身邊的公文包里抽出地圖，手指畫着看了一陣，說：“你瞅瞅，福州到香港再到台北，比福州直飛台北要遠六倍，噢，嘖，福州到台北沒航班……”

我們互視一眼，相對沉默。我感到心胸發生的一陣陣轟鳴，不知是飛機發動機的轟鳴，還是我心胸的共鳴。

“嗨……”北方大漢沉重地嘆了一口氣，頭往航空椅背一靠，說：“我二叔十七歲當兵離家走了，四九年去了台灣，幾十年沒個音訊，我奶奶盼着見我二叔，年年大年三十揪着我爹去台灣找我二叔，幾十年了，年夜飯都是餃

子伴着淚水往下咽。……我奶奶到死了都沒見着我二叔，……死的時候，她什麼話都沒說，眼睛睜得通圓通圓。……第二年，家里收到我二叔從台灣寄來的信，信是三年前寄給報社的，信封上蓋了七八個郵戳，報社找了三年，才寄到我家，可我奶奶看不着了……二叔在信中就反復寫那麼幾句話：娘，兒想您啊！……讀着信，家里人哭成海了，心全碎了……”

北方大漢閉着眼睛，不說話了。

我聽罷，心也碎了，扭頭望着舷窗外，窗外一片模糊，淚在我眼眶里打轉。我抹掉淚，窗外漸漸清晰起來，依然是海天一色，依然是大海與藍天匯成的天衣無縫的蒼茫。那蒼茫是什麼呢？

那蒼茫是一堵透明玻璃牆；那蒼茫是一堵橫于海峽、頂天立地的透明玻璃牆；那蒼茫是一堵橫于海峽、頂天立地的厚厚的、厚厚的堅不可摧的透明玻璃牆！

北方大漢睜開眼睛，見我面有淚痕，急忙掏出紙巾遞給我：“兄弟啊，添亂了，給你添亂了，你高高興興去美國講學，我倒給你說些不痛快事。”

我無言以對，久久望着舷窗外的遠方，說：“那里有一堵透明玻璃牆。”

“透明玻璃牆？哪呢？”北方大漢朝舷窗外望瞭望，又盯了我一眼，問：“你說哪有一堵玻璃牆？”

我說：“是我一個比喻。”

北方大漢笑了笑，說：“兄弟到底是搞學問的，知識分子講出話來有意思。不過，實際上哪什麼都沒有，別說鳥了，蟲都可以飛過

空姐，目送地向後排移去，由衷讚美道：“哇！空姐的服裝好好漂亮吔！”

我點頭應道，深有同感。空姐們不僅服裝漂亮，而且身材高挑，梳着各式發髻，個個顯得亮麗奪目。

翻看報紙，都是豎排版，因為看慣了橫排版，看豎排版有些不適，常常跳行，掃了掃標題，沒什麼大新聞，我便將報紙插入前排椅背的布袋里。

這時便見空姐推來餐車，有中西套餐、冷熱飲料和各色名酒。我支開攔飯，要了一套中餐、一杯熱茶。撕開燙手的密封盒紙蓋，一股飯香直沖飢腸，我大口大口吃起來，真正的家常飯菜，有色有香有味而且有型，雖裝盒中，有中餐西吃的感覺，但根據菜色巧妙的組合，不僅讓人食慾大增，而且給人以美感。幾分鐘，我便吃完，雖飢已消，仍不見飽，我想：“再來一份該多好！”

見左鄰少女挑着幾根綠菜葉慢慢往嘴里送，慢慢在嘴里嚼，其他則不動。我不禁問：“不想吃？”

少女搖搖頭說：“想吃，但我不能吃，我正在減肥。”

我瞭望她的身材說：“你並不胖，而且還挺苗條。”

少女驚喜叫道：“真的啊！”但她想了想，仍把套餐一推，“還是不能吃。抗拒食慾的誘惑，方顯苗條倩影。”

我笑問：“這是誰說的？”

少女說：“我老師啊，也是我男朋友。不吃不吃。”

空姐推回餐車，我將空盒遞給空姐，說：“好吃。”

空姐甜甜一笑，彎身從餐車底格又抽出一套中餐，放在我面前的攔板上，柔聲地說：“再添些。”又提壺給我空杯注滿茶。

霎時，我像置身家中飯桌旁，我吃完一碗飯，小妹便抓過空碗，添滿一碗飯，又遞給我。那空姐不是我小妹，又分明是我小妹。我感動而且又激動，以至忘了謝。

少女瞪大眼睛說：“哇，你好好會吃啊！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我撕開燙手的密封盒紙蓋，聞着撲面而來的香味兒，說：“這飯好好吃哎。”

少女“咯咯”笑個不停，笑罷說：“你說這話好好滑稽。”

吃完第二套中餐，我感覺飽了，是真飽。我不禁想：“空姐怎麼知道我還沒飽呢？”

飛機進入台灣上空，沿着海岸線向北飛行。我挺直身子，扭頭向左舷窗外望去，依然是簇簇綿雲和綿雲下的蜿蜒海岸線，嵌在海中的島嶼和點點船帆，還有那細條條的銀浪時隱時現。我又向海峽對岸的遠方望去，依然是海天一色，依然是大海與藍天匯成的天衣無縫的蒼茫。那蒼茫之後的中國大陸呢？那蒼茫是一堵透明玻璃牆嗎？

“哎，你自言自語說什麼呢？”少女問。

“我說什麼啦？”我想了想說：“我是說在海峽中間，有一堵透明玻璃牆。”

“透明玻璃牆？”少女驚訝地問：“哇！好好美麗的比喻哎！透明玻璃牆，透明玻璃房子，透明玻璃世界，透明玻璃心，哇……”

少女全然不知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，她以自己那顆透明玻璃心來關照這個世界，並深深為之陶醉。我為少女的純真所感染，這個世界確如少女所言，那該多好。

飛機緩緩降低高度，我望着漸漸遠去的海岸線，心也隨着下沉。海峽，海峽，美麗的海峽，何時才能拆除那堵透明玻璃牆？！

我眼前閃現一片銀光，那透明玻璃牆碎成無數塊狀，化成分紛揚揚的玻璃雪，飄落于海峽，融化在大海……

我乘坐的班機，從福州起航，直飛台北，再飛美國。當我從美國歸來，在台北換機後，無須繞道香港，穿越海峽，直飛福州……

（而今海峽兩岸正在商談海運直航，令人欣喜萬分，海運直航指日可待，空運直航還會遠嗎？）

飛機在台北降落，少女背上牛仔包，戴上牛仔帽，對我說：“透明玻璃先生，再見了，祝你好運！”

我說：“那我就叫你好好小姐了，好好小姐，也祝你好好運！”

少女“咯咯”而笑。

我回顧尋找那位空姐，我想向她說一聲謝謝，可我沒能找到她。今晚還有十幾個小時的航程在等着我，但我已不怵了，雖在旅途猶在家，十幾個小時又算得了什麼呢？

作者簡介

冰凌，本名姜衛民，旅美幽默小說家。祖籍江蘇海門。1956年生於上海，1965年隨家遷往福州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。曾任《法制瞭望》雜誌編輯部主任。1994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、紐約商務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國際作家書局總編輯、《紐約商務》雜誌社社長、《文化中華》雜誌社社長、《國際美術》雜誌社社長、海外華文媒體協會榮譽主席、杭州冰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職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1972年開始小說創作，主要從事幽默小說創作與研究，出版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著作。

社長：冰凌

總編輯：欣聞

副總編輯：白玥 程挺松

本期責編：程挺松



2 號新聞



冰凌在台北機場轉機飛紐約